



三之曲部三地大的醒甦

譯 楣 新 湯

鎮小

The Awakening Land:
THE TOWN
by Conrad Richter

小鎮

三之曲部三地大的醒甦

譯 梶 新 湯



THE TOWN, the third novel of a trilogy entitled THE AWAKENING LAND by Conrad Richter. Copyright 1940, 1945, 1946, 1950, © 1966 by Conrad Richt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May 1975

甦醒的大地三部曲之三

小 鎮

康拉·李希特著 · 湯新楣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尖沙嘴郵箱五二一七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

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台灣總經銷：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第一一〇一號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

定價：港幣四元 · 新台幣三十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目 錄

第一章	時近黃昏	一
第二章	濁濁塵世	五
第三章	新娘的床	一七
第四章	自食其果	二七
第五章	鎖有新名	三九
第六章	郡的首府	五七
第七章	女大不中留	六五
第八章	橋	八一
第九章	夢	九三
第十章	驚鴻一現	一一三
第十一章	兩次挖掘	一一九
第十二章	珞薩	一二七
第十三章	珞薩的彩虹	一三九

第二十四章	喜事臨門	一五一
第二十五章	不流的水	一六一
第二十六章	透露身世	一六九
第二十七章	曇花一現	一七七
第二十八章	華堂巨第	一八七
第二十九章	珞薩的感歎	一九九
第三十章	不速之客	二〇五
第三十一章	珞薩的夢	二二五
第三十二章	素麗姨	二三七
第三十三章	樹	二五三
第三十四章	碼頭街	二六一
第三十五章	當衆出醜	二六九
第三十六章	原野開花	二八七
第三十七章	冬來	三〇五
第三十八章	夏去	三一七
第三十九章	她的一生	三三三

第三十章 天旋地轉

三四九

第三十一章 昔與今

三五七

第三十二章 脫離人世

三六五

第三十三章 見證樹

三七三

第三十四章 伐木人

三九一

作者小傳

四〇三

第一章 時近黃昏

做個女人要受各種的罪

——懷中的羔羊

賽娥醒來覺得身體有了變化，她還不知道是什麼變化，也不知道是好是壞，祇知道體內有了變化，她跟上月或是去年不同了，這一點她感覺得出。

她睡在浦修斯身旁研究這件事，她記得以前有過兩次這種感覺，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她還小，當時跟爸爸、媽媽、弟弟、妹妹住在賓夕法尼亞老家，有天半夜醒來，很奇怪地覺得她這輩子完了，一個女孩子會有這種感覺，豈不真好笑？好吧，她對自己說，要是她的壽數已終，那就算了，倒很感激得到通知，可以準備上天堂。一這麼想，她就冷靜下來，可是是不是有點害怕，就難說了。她心想要是她好好試，她來生也會跟今世過得一樣好。

第二天早上她發現了真相。她發現了血並不驚慌。一兩年後，跟着父母、貞妮、阿娜、維葉、和素麗離開家鄉沿着土路朝西行找新天地的時候，她也不驚慌，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背在身上，向賓夕法尼亞老家告別，那是她出生之地，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第二次是她跟浦修斯結婚的時候，並不是站在那兒，聽邱鄉紳說那套法律規定的時候；也不是婚禮完畢，大家喝喜酒的時候。是在客人早已走掉，屋裏祇剩她跟浦修斯的夜深人靜時，她就跟現在一樣，她男人在她身旁呼呼大睡，可是她不想虛度春宵，不，她要研究這夜晚她有了什麼變化，她從沒有跟男人有過肌膚之親，也不知道滋味如何。啊，她當然聽人講得多了。有人說得簡直天花亂墜，不過對她來說並不是像說的那樣了不起。

可是她還是躺在那兒，像個小耗子似的，一動也不動，可是她感覺得出她身體裏起了變化，一種她從沒經驗過的變化，祇覺得血脈賁張，雖然她當時不知道，可是不久以後就知道這是生命進入她體內。

現在這第三次有感覺，她可拿不準是什麼，人不能老不死，她也沒有以前年輕健朗了。

不，她已經活了很久很久，現在快五十歲。而她媽死時才三十七歲，可是她已經覺得她媽很老。她躺在床上，靜等到晨曦上窗，那時候一到，她便悄無聲息地起床，到了外邊，她朝後面屋子去看看，途中稍微駐腳，這是一天最好的時刻，有些人真傻，竟認為這時候大家都在睡夢中，最要不得。正因為如此，天亮一小時後，空氣就永遠沒有這樣新鮮了。田野碧綠，好像剛染色過，小鎮看來彷彿一直就是這樣，沿河已有兩條街，兩端還有橫街，把她的家完全圍住，說老實話，一看見鎮容，她便覺得自己老了，她是小時候就到這裏來的，當時這一帶還是叢密樹林。從東到西，南到岔路口，北朝英吉利湖去，都沒有一家白人。無論你朝那個方向，樹都長得密密的，她母親得深深呼吸才能透過一口氣，第一年簡直看不見什麼白人。可是現在人人都從他們的老家來到月光堂這一

帶定居。

她回屋的時候，火似乎滅了，可是她知道在爐灰底下還有燒得紅紅的煤，大壺裏的水還很燙，別人都可以在床上多躺一會兒，等她洗過澡才起來，因為星期六她很忙，晚上又有老小十個要洗澡，她祇好等到星期天早上，小傢伙嫌太涼的時候，才洗澡。她脫掉睡袍和睡衣，要是她的女兒從閣樓洞口看她們的媽光身子的話，儘管看好了。她們所看見的不過是三四十年後她們身體的樣子。

現在，她奇怪，為什麼一個女人的屁股在最需要珠圓輕盈的時候偏偏變得痴肥？難道是說以後不會再生孩子嗎？為什麼她的奶房以前像鴿胸那樣圓鼓鼓的，現在却像癰癤的麪口袋了。連葬在那邊墳地上的那個在內，一共有十個孩子吮吸過她的奶頭，難道這對奶子也是在告訴她們用不着再堅挺着餵那些一張張貪食無髮的小嘴嗎？是這個原因嗎？這就是她身體起的變化，表明以後她不會再生孩子了嗎？

七年前，要是她知道自己不再懷孕，就是想生，也不會再生，那她會謝天謝地，可是她現在知道了自己等於是棵枯樹，這種情形像冬天和稅賦一樣，要躲避都躲避不了的，她却又不知道是悲是喜了，她一點辦法都沒有，門一關上，你就休想再進去了。你可以用腳在地上挖個洞鑽進去，可是你得活下去，連人要死了，到另一個世界的時候也不太囉唆。

她一穿好衣服，便把睡在閣樓上和浦修斯的房間裏的男孩子們叫醒，因為他們得幹活，老大瑞爾已經成年，而且跟他爸爸一樣，也是個律師；二兒子戈敦，下巴額長得像個北方賭棍，像他外公一樣，總是想不再做活；一身雀斑的三兒子景西，秋天將由政府保送到海軍學校去。接着又叫醒

她的女兒，黑眼珠黑眼睫毛的荷蘭黛，狡猾得像魚狐似的；莉蓓的眸子是棕色的，屁股大大的，愛開玩笑；舒思膚如凝脂，一頭紅髮，嘴來得甜，將來會變成一個尤物；黛麗才十歲或十一歲，儼然一股麻薩諸塞州的大家閨秀的氣概，跟着她叫醒浦修斯，他睡眠惺忪，頭髮亂蓬蓬，像頭不馴服的獅子，可是眼睛不大好，最後，她又派一個女兒上閣樓去喊醒兩個最小的。他倆出世都是沒想到的，年紀却小得很跟哥哥姐姐差一大截，麥茜一會兒都靜不住，強西却不敢跑。他倆醒來，揉揉眼睛，緊緊相抱，因為他倆是一夥。

一家人都到了廚房，賽娥心裏覺得舒服些，也許她不會再生了，可是她在能生育的時候，成績也相當不錯，一看見她那些孩子早上都下樓來，她便不禁想到去冬在渡船站變戲法的那位滑稽大師，他從浦修斯的舊帽子裏取出的東西多得出奇，更堪慰的是，瑞肅極想結婚，而且在婚後住在家裏，這幢房子裏又會有孩子出世了，她想不出怎麼能容納得下這麼多人，也許浦修斯要蓋所大房子的念頭是對的。

一想到這點，她就根本沒時候去想到自己要老死，或是回想她自己年輕，混身是勁時的感覺了，她現在最好別再胡思亂想，趕快做事吧，她可以自慶她的生理變化已經停止了，她可以打起精神做要做的事了。戰事已經終止，印第安人和英國都不再滋事。可是她的子女却還沒跟她談和，他們還沒簽署和約，將來怎樣，是好是壞，他們跟她都不知道，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不過她覺得事情不發生則已一發生就非常多。

第二章 濁濁塵世

聰明的嬰孩——出生就哭

——左羅阿斯特

賽娥自問她犯了什麼罪，竟讓她最小的孩子遭到報應？自從他出世，她就這樣問自己，她沒跟任何人提過，祇是心裏對自己說，那孩子的哥哥姐姐個個都長得夠結實的，有一兩個也許比較瘦，像她妹妹貞妮年輕時那樣，他們的胸部跟肚子上可以再長點肉。但是他們可沒毛病，他們白天夜裏都能像小狐狸似的打架，手脚並用，連咬帶抓。

最小的這個跟他姐姐，麥茜出世的日期距離太近，寇文荷太太說她從沒見過這麼弱小的寶寶。她在這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叫賽娥不要把他養大。他就像霜降前才含苞欲放的一朵小花，賽娥記得她大兒子成年的時候，他的小弟弟還在她肚子裏，可能她的元氣都被小東西的哥哥姐姐吸光了。

貞妮說，可會有人見過皮膚這麼纖白的小寶寶嗎？白得連一根根青筋都是透明的，這其實是不應該的，她說小寶寶的毛病就出在這兒，他皮膚既嫩又薄，容易傷風發燒。貞妮抹抹她眼睛，他實在是老天爺的兒子，賽娥最好心裏有所準備，上帝是不會讓祂的孩子下凡太久的。

賽娥心裏滿不以爲然，這不是主在說話，是嫁給比戈的貞妮在說話，而婦人的謬言又何必相信？不錯，無論什麼小孩子的毛病，強西都照生不誤，通常都是他最先一個得病，最後痊癒，他還生一種不時發作的常病，人人不都不知其名，她吩咐浦修斯永遠不要在家裏提起任何新瘟疫或流行病的名稱，否則強西一定就會得病，不過這並不是說強西他沒有希望，注定要死。不，要是他身體不好，不夠結實，她自己身體還十分強健，足以扶養那小傢伙，有好幾個小傢伙發燒的晚上，賽娥覺得是她和上帝的意志在支撐他到天亮。天一亮之後，他的五個姐姐就會照料他，看護他，因爲她們最寵愛小弟弟，在他生病的時候尤其無微不至。

賽娥今天把他放在浦修斯房間裏的窗前，他會坐在那兒向窗外連看個幾小時都不作聲，他瞧見什麼，祇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有時候賽娥看他臉上和眼睛裏那種茫然出神的樣子，就認爲他大部份時間一定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裏。不過究竟是來的或是去的那個世界，賽娥却說她不知道。他永遠那麼怯生生的，連對她也如此，她不禁想起小時候所知道的那些深林中的野生動物，在這世界來去飄渺，人類沒機會動它們的腦筋，也沒有機會下手，它們出沒的地方也沒有人跡。

浦修斯對進入他房間的子女并無偏袒，但是說強西是他的助理，無論當事人和他商量的事情多麼秘密，這孩子都可以留在房間裏，祇要他高興，儘管聽。他今年四歲了，他的心臟因爲風濕的關係，弱得很，不能到處跑，他坐在石凳上紋絲不動，別的孩子則到處亂跑，賽娥見了心裏總不好意思，連浦修斯背他到鎖上去，他那又白又小的身子伏在背上像個背囊似的，賽娥也覺得難過。

這小傢伙坐在窗前。夏天已經來了，窗子敞開。外面在下雨。他見到他姐姐麥茜和派特森家的

那個女孩子，正像賽娥所說的，想在雨中跑而不讓雨點落在身上。可是她倆永遠躲不掉，每次進屋時都淋得像落湯鷄。強西相信他可以在雨滴空隙中跑，祇要他能跑，他能覺得自己身子既小如山雀，又薄如紙，能在雨點中溜過，能在他媽媽的玉米地裏一股股小河似的泥水中游泳，還能以木屑為舟船，藉為篙，渡過側院漫水後形成的大湖。

後來他聽見通向廚房的過道門外有人輕喚，他回頭一瞧，那道門輕輕拉開，麥茜的頭鑽了進來，後面則是伊琳•派特森的頭。

「強西！」麥茜輕輕喊，雖然他正面對着她看。

啊，他摸得準她的來意。昨天他不舒服的時候，莉蓓把他放在廚房裏的老杉木桶上讓他方便，那桶在黑暗的角落裏，莉蓓發誓說看不見桶裏裝滿了滾水，他一坐上去便大叫一聲站了起來，屁股疼了一整天，現在他媽在木桶上放了些既軟又舒適的東西讓他坐。

「強西！」麥茜再輕輕喊，她怕驚動她父親，她父親正在據案而坐，跟一位陌生人和一個小女孩子在談話。「你坐在這兒半天，疼不疼？」

「不疼，」他騙她說，並且給她個眼色，叫她走開，可是那對長得很闊的眼睛，雖然含帶着揣測，却顯得十分天真，而且，既凝重又安詳。

「強西，」她繼續慫恿。「你讓伊琳看看你愛得多厲害，好不好？」

那傢伙神色十分莊重，裝出彷彿聽不見似的。麥茜便身朝前傾，略微提高嗓門。

「你到底肯不肯？她不會弄疼你，也不會瞎碰的，你已經給貞姨看過了。」

小傢伙閉上眼睛，想忘掉疼痛，外面還在下雨。他覺得潮濕空氣就像戴了手套的一隻大手，從窗裏進來摸到牆上、床上、桌上和冰冷的壁爐上。在這種潮濕的空氣裏，他聞到木頭味，墨水味，和他父母在那張床上睡過的味兒。他一度睜開眼眺望。麥茜和她的伴兒已經走掉。眼前祇有那陌生人和小女孩子坐在他父親的書桌前，那小女孩，一身白白的，直僵僵地坐着，像玻璃盤子裏的磁小雞，他父親和那陌生人則用低沉的聲音滔滔不絕地交談。

談話聲偶爾一停，他便祇聽到屋頂上的碎雨聲，窗外瀰漫的薄霧似乎把他也裹住，後來，附近他父母床上被毯的氣味把他的心思鉤引到別處去。這股氣味像一條小徑，更像一道光綫裏的塵埃，因為他身子不必動就可以跟着它走。

不一會兒就到了，這就是那逍遙鄉，無拘無憂的世界。他在這裏從不覺得吃力或是累，因為在這兒可以不用腿就能跳就能跑，不張嘴就能說話。他在這裏從沒想到心臟問題，因為在這兒他身體似乎很健全。他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如果要什麼，念頭一轉就能如願，他想像不到的美妙，而且有時候顏色連看都沒看見過。這裏的人也不像在月光堂一帶所見到的那些人。他們有未卜先知之明，他還沒開口，他們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可是他奇怪為什麼老記不住他們究竟說的什麼話使他高興，給他看什麼東西使他讚歎？祇要他人在逍遙鄉，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是一回來了，腦子便迷茫了，什麼都記不清，祇是偶爾忽有所感，才會想起。觸起記憶的也許是鎮上一張陌生的臉，也許是夕陽西下時的天空，一塊塊的晚霞有如地圖上的大陸，中間是無淵的綠海。他會忽然想起什麼，可是這個記憶又像閃電似的消逝，祇留下夢境的那種形容不出的甜美。含帶螢火似的柔光。

每次有什麼驚醒了他，打擾斷了這夢鄉的甜美，他總覺快快不樂。今天他紋絲不動地坐在木桶上，心裏在和快快不樂的感覺搏鬥。每次他從夢鄉回來，他總發現這種感覺隨時準備從木屋的黑暗角落裏向他撲襲。他以前常跟心頭宿敵——大雨股感覺，灰沉沉的天空的感覺，既老又黑又淒涼的壁爐的感覺，令人難受的這倒霉世界的感覺——搏鬥，胸部則有個像斷了的肌肉般東西，一直在忐忑顫跳。

後來他又聽到那聲音，知道了是什麼擾亂他的好夢的。是那陌生小女孩的爸爸的哭泣聲。啊，一個大人抑制不了感情，哭出聲來，這種聲音聽在一個小孩子的耳朵裏實在極要不得。此人一頭粗棕髮，可是掩遮不了世家出身的頭形。他把頭歪向一邊，眼帶憂傷。看來他像一輩子沒幹過粗活的人。他向強西的爸爸哭訴說他害怕。他從沒見過像林子這樣可怕的東西，長滿了張牙舞爪的猙獰大樹和蔓藤，他怕他還沒能把住處的地闢出來加以種植養活妻小之前，自己已經弄得燈枯油盡了。強西瞥見那小女孩突然抬起頭來；驚恐萬分地望着她爸爸，一面緊抓住爸爸的白手，生怕失去了他；要是失去他，她自己怎能回到她母親和哥哥姐姐的身旁？強西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這家人離開東部城裏美輪美奐的家，現在住在西部林區黑黑的木屋裏，孤寂的荒野困住了他們。

強西心裏在想，他媽可會聽到這個人哭。她耳朵很尖，所以聽到的要比她讓人知道的多得多。平常她如果要這房間裏的東西，總是派個孩子來拿。可是今天，過道的門開了，她自己出現，身上繫着一條乾淨的圍裙。她的臉色凝重，可是却以溫柔的目光瞧着那哭出聲的漢子和她的小女兒。

「晚飯好了，我想請你們留下吃飯，」她說。

那漢子跟他的小女孩霍地站起來。父女倆就像林子裏的兔子一聽見踏着落葉的脚步聲便準備快快逃走。

「我吃的很多，你可以講你的，我不陪你，」賽娥說。

可是那漢子說他跟他小女兒不能留下吃飯。他們離開林裏的家已經太久了，他們是爲了看地契而來的。就是現在走，到家之前天就已經黑了。家裏人統統在林裏，要是他們還不去，大家一定着急，不，多謝了，連特別預備的好吃的也祇好心領了。強西瞥見那小女孩一聽到好喝的牛奶兩字便流出口水，可是她的兩眼緊望她爸爸的臉，她的脚也隨時跟他的一起動。父女倆說走就走掉。強西站在房門口目送那因爲害怕而哭出來的那個漢子和抓緊他那汗毛既多又白膩的手的小女兒，心裏很難受，父女倆的身影在霧中消逝之後，強西覺得悲從心起。要是他能走路的話，他一定會陪着他們去，因爲他知道他們在這格格不入的淒涼世界裏有什麼感覺。

他母親得連叫他兩聲去吃晚飯，後來祇好讓麥西去拖他。可是他仍慢吞吞地，不肯快去。雖然他已經看不見那父女二人了，却仍不願意離開他們，他不想中斷他和在雨霧中離去的父女的關係，他覺得他跟他們比跟他自己家裏的人還要接近。啊，他對這件事永遠不會吐露隻字，連麥西都不告訴，可是他心知和他同住在這所屋子裏的人並不是他真正的親人，他們祇是他的養父母，是他的親父母把他託給他們撫養的。他不知道他的親父母到底是誰。他的三個哥哥年紀已經夠做他叔叔了，他的四個姐姐對他也不像親姐姐。祇要看他們吵吵打打，連笑帶嘆，邊跑邊繃的樣子，而他自己的瘦小身子祇能乖乖地坐在石凳子上，就知道他們跟他不是同種。

麥西拖他進去吃飯的時候，他很不願意地抬起頭來。他們都像他所熟悉的那樣，圍桌而坐成個長方形。他父親身穿白領黑襪，在站着切肉，他母親繫着圍裙，戴着便帽，坐在桌子另一端。當中兩旁坐的是從瑞肅到黛霞，然後就是麥西跟他自己。

他一爬上凳子，就聽見他最不要聽的事。他們在講尼能姆，他一聽這名字，心裏就難受。他們難道不能留到明天再講嗎？雖然明天聽了也很不好受，可是這個慘劇至少已經過去了，心裏這陣好難受的苦痛也受過了。可是他現在得坐在這裏，聽他們再講一遍蕭文尼人爲什麼要殺掉尼能姆，也許就在今天太陽下山時動手，時候就快到了，那些印第安人都異口同聲說有位同胞所以死掉都是尼能姆的錯，可是浦修斯說，真正的原因是尼能姆跟白人太友善了。

誰會想到卑鄙酗酒의 印第安人雖然這麼多，快要送命的反而是那好心腸，一團和氣的尼能姆？強西曾經不止一次見到他在草房裏使用他家的磨子或是坐在廚房裏吃他母親烘的麪包，他的印第安姓名來得夠長而且不容易喊，所以白人都叫他尼能姆，賽娥說在印第安話裏這是侄子的意思。有一次住在林子裏的一家人斷炊了，尼能姆便把那家的一個男孩子帶了走。那家人很害怕，可是尼能姆却把那孩子倒穿着褲子打發回來，他把褲腳用皮條紮住，裏面裝滿了玉米。

「我跟尼能姆談過話，」強西聽見他父親告訴瑞肅。「這是一樁很有趣的案子，可以看出印第安法律和我們法律的基本不同點。」

強西佝僂着身子僵硬地坐在那兒，他現在勢必得聽他父親把那可怕的故事從頭到尾再講一遍，說他怎樣到蕭文尼鎮去，尼能姆自己怎樣對他說替他辯護也無濟於事。他之愛好生命不亞於任何人